

- [23] 彭晓峰. 利肾化浊汤联合生物制剂治疗下焦湿热型晚期肾癌的临床疗效观察[D]. 长沙: 湖南中医药大学, 2014.
- [24] Motzer RJ, Agarwal N, Beard C, et al. 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kidney cancer[J]. J Natl Compr Canc Netw, 2009, 7(6): 618-630.
- [25] 邓博, 贾立群, 邓超, 等. 中医药防治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相关不良反应的研究进展[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8, 36(7): 1580-1583.
- [26] 赵宏波, 刘浩. 肾癌中医辨治思路探析[J]. 江苏中医药, 2018, 50(2): 42-45.
- [27] 高瑞珂. 中医药联合 EGFR-TKIs 延缓晚期 NSCLC 耐药时间的优势人群特征的回顾性研究[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8.
- [28] 许征国, 孙建立. 中医药联合 EGFR-TKIs 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及逆转获得性耐药研究进展[J]. 亚太传统医药, 2018, 14(9): 55-58.

(责任编辑: 冯天保, 钟志敏)

叶天士药用气味理论治病思想探蕴

郭永胜, 渠景连, 张震, 黄书婷

贵阳中医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叶天士辨病疗疾注重气味理论, 用药精简效宏。通过研读叶天士著述, 探寻叶天士对于气味理论治病的思想认识。指出叶天士根据中医学天人相应的理念, 用药当参天地四时生气的变迁; 依于阴阳偏离致病理论, 指出攻病必藉药气之偏, 以转偏就和, 并谨仿昔贤制方理法, 认为阳伤取药之气, 阴伤取药之味; 阐释《黄帝内经》药用气味配伍之意, 指出药用气味遵循五行生克之理, 攻病克制取药以偏胜, 补虚益体须气味相生等。把握叶天士药用气味理论治病思想, 方可更好地研读和理解叶天士医案原意。

[关键词] 叶天士; 气味理论; 《黄帝内经》; 阴阳; 五行

[中图分类号] R2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19) 04-0036-03

DOI: 10.13457/j.cnki.jncm.2019.04.011

Discussion on Ye Tianshi's Thought in Treating Diseases by Medicinal Nature and Flavor Theory

GUO Yongsheng, QU Jinglian, ZHANG Zhen, HUANG Shuting

Abstract: To differentiate and treat diseases, Ye Tianshi focused on nature and flavor theory and used simple and effective medicine. Having studying writings of Ye Tianshi, the authors explored his thoughts in treating diseases by nature and flavor theor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according to the corresponding concept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universe in Chinese medicine, Ye Tianshi used medicine by observing the changes of the four season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deviating from the diseas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attack to diseases must be based on the bias of medicine, thus achieving a state of harmony, and he rigorously imitated the principles of the past sages making prescriptions, in which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yang injury should be given the qi of medicine, while the yin injury should be treated by the taste of medicine. He explained the meaning of the compatibility of medicinal nature and flavor in *Huangdi Neijing*, pointing out that the medicinal nature and flavor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generation and contro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five elements; the disease is successfully restrained due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bias of medicine; and to tonify and benefit the body requires the mutual generation of different nature and flavor. By grasping the theory of medicinal nature and flavor theory of Ye

[收稿日期] 2018-10-0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1660789); 贵阳中医学院院内青年博士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郭永胜 (1988-), 男, 讲师, 研究方向: 温病治法与温病原著学术思想研究。

Tianshi,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his medical cases can be better studied and understood.

Keywords: Ye Tianshi; Nature and flavor theory; *Huangdi Neijing*; Yinyang; The five elements

1 人身气机,合乎天地自然

叶天士承自《灵枢·岁露论》^[1]中“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的思想,认为“人身气机,合乎天地自然”,天地间四时阴阳迭运,万物自有生长之妙,故当顺天之气,以扶生生,提出“人在气交,法乎天地,兼参体质施治”^[2]。《古今医案按》中记载叶天士医案谓“用药亦本四时生气”。

叶天士在医案中,屡屡谈及自然天地之气与人体气机的关系。如厥阴司天,春分地气上升,人身阳气上举,入秋凉爽,天人渐有收肃下降之理;夏至阴生,伏天阳越于表,阴伏于里,理宜然矣。尤其是素有旧疾者,往往因不同节气的转换而有加重、起病或渐愈的变化。如冬春骤暖,天地失藏,人身应之;或有冬令天地闭藏,病不致凶,春夏万花畅茂,有增剧之虑者;或谓年老冬藏不固,春木萌动,人身内应乎肝,水弱木失滋荣;或有夏四月阳升病发,深秋暨冬自愈者;或称夏至一阴来复,高年本病,预宜持护者。因此,其治疗当“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3],指出《黄帝内经》有“四季调神”之训,投药亦当宗此旨,以化生于自然之气的药食气味偏性,纠正人体气机之偏。如其木郁土位,至小满气暖泄越,必大培脾胃后天,“方合岁气体质调理”;烦劳气泄阳升,天暖风和必逸,乃血气因劳致虚,叶天士谓“有藉乎天气之煦涵”^[4];下焦阴血不足,则生气之浅鲜,急当温养益气填补充形,使秋冬助其收藏,预为来春生发之用。否则,逢春天地之气上升,则其人体气机不应天地之气转变,致使冒阳不潜,法当“和阳以就阴”,若见病治病无功。

2 阴阳偏离致病,转偏就和

叶天士认为“天地之气,有胜有复,人身亦然”,“人身病损,必先阴阳致偏”。阳气虚则生寒,实则生热,若用药气血淆混,寒热互投,“不以阴阳偏著,调理宜乎不应”^[5]。古圣先贤,创着医籍,百病千方,无非为补偏救弊,和协阴阳,使人得尽其天年。亦即“古人治病,以偏救偏”。而偏性平和以为食,偏性较大可作药。故治病需依于药,养生所凭乎食,不可以药除根,正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谓“毒药攻邪,五谷为养……”^[6]。故叶天士强调“谷食养生,可御一生;药饵偏胜,岂可久服”。其本体阴阳迭偏,非客邪实火可清可降之比,若精血有形有亏,药饵焉能骤然充长;七情致损,约旨总以阴阳迭偏为定评,最宜恬澹无为,经年可望转偏就和,但图药治,胃减损怯矣。如夏秋病伤,冬季不得复元,当春令地气阳升,以致病发寒热咳嗽,乃阴弱体质,不耐升泄,病属“阴阳既造其偏以致病”,若“徒谓风伤,是不知阴阳之义”。而攻病方法,都是针对客邪,所谓“攻病必藉药气之偏”,以

偏治偏。如瘴疟热气由四末乘至中焦,胃中津液为邪热劫燥,以致胃阴大伤,叶天士谓“人身不过阴阳二气,偏则病,离则不治矣”。治当用麦冬、生甘草以甘寒清养胃阴,人参甘温以益气生津,佐知母苦寒质润以清热生津,此即养阴以和阳,则其热自解。而若肝血肾精受戕,以致奇经八脉空虚,则当以血肉有情之属栽培身内之精血,乃因精血皆属有形,若以草木无情之物为补益不效,叶天士谓其“声气必不相应”^[7]。

3 阳伤取药之气,阴伤取味

叶天士谨仿昔贤制方理法,认为“阳伤取药之气,阴伤取药之味”,辨病须“究病之阴阳”,用药当“分药之气味”^[8]。当如《素问》“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9],使偏胜之气得到调整恢复至正常状态^[10]。如指出人身中二气致偏则病,其精血损伤已极,草木焉得振顿,若见病治病,凉无裨益,是故“益气少灵,理从营议”^[11]。即用药当需遵从机体阴阳气血变化,正如章虚谷在《医门棒喝》^[12]中总结叶天士用药思路,“先生权宜变化,必以药性气味之阴阳厚薄,合乎病之阴阳虚实”。

其用药思路乃“谨按《黄帝内经》撰方”,或谓“仿经旨立方”,遵守《素问·至真要大论》经义:“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谨道如法”^[13]。不可见症而径用药物功效以攻病,便窒则攻下,痞闷则开泄,则药不对病,脾胃受伤。即叶天士自道:“药虽平衍无奇,实参轩岐底蕴,世皆忽略不究,但执某药治何病者多矣。”^[14]

4 药用气味贵生化克制之理

叶天士阐释《黄帝内经》药用气味配伍之意,指出药用气味遵循五行生克之理,以为“《黄帝内经》以攻病克制曰胜方,补虚益体须气味相生曰生方”^[15]。即察其脏腑偏颇,根据五行生化克制之理,用药调节脏腑之间的平衡,亦即实则攻病驱邪以泄其有余,虚则依于五行相生以补其不足,皆理偏就和为治,勿徒攻补寒热为调。

4.1 攻病克制取药以偏胜 协调脏腑关系:即运用药物气味,调节脏腑之间的乘侮关系;实则乘其所胜,侮其所不胜;或有虚则所胜乘之,所不胜侮之。总之,其“用药不过生化克制之理,培其受侮,平其冲扰”^[16]。而其药用气味不限于五味与五脏之间的对应关系,又当根据脏腑的阴阳气血虚实状态,如依据《素问·脏气法时论》中五味苦欲补泻治法。其常见于治疗肝胆与脾胃、肝木与肺金关系。如因情志惊扰扰动气机,以致肝气上逆而肺气失降,升降失司而中焦不运。治先扶土泄木,而阳明胃腑以通为补,故补阳明以宣府,人参甘温、茯苓甘淡以通补阳明,干姜、桂枝辛温以通胃阳;肝脏厥阴体阴用阳,

当泄厥阴以平逆，川椒辛热以泄肝气，川楝子苦寒以降肝逆，苦辛泄降以疏肝，再合以白芍、乌梅味酸益阴和阳，辛酸以调肝之体用。

纠正五味偏嗜：其用五味克制之法，又可直接用于治疗五味偏嗜致病，叶天士谓“大凡攻病驱邪，药以偏胜，如《黄帝内经》咸胜苦、苦胜辛之类，藉其克制，以图功耳”^[2]。即根据五味的五行生克关系，以治疗某一味所偏嗜致病，而其本质仍是运用五味调整脏腑气机。如中焦阳虚，而见其吐蛔，误用乌梅丸等味多酸苦之药，不能中病，反伤中阳，当宗《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辛胜酸”^[3]之意，治以味辛之益智仁、生姜、厚朴，且其性温以通中焦阳气，伍以人参甘温补中、茯苓甘淡益胃。

4.2 补虚益体须气味相生 所谓“补虚益体须气味相生”^[4]，是指脏腑虚损，不仅运用常法以调其本脏之虚，又需根据五行相生之理，运用相应五味配伍，以补其母脏，以使子母相生。对于运用五味相生法，多运用于两脏之间，如金水相生、培土益金、滋水涵木等，这一方法自古及今，亦多用之。而叶天士有时对于本来2个相互克制的脏腑，亦采取补其所胜脏之母，以至补其被克脏腑，如木克土者，用味咸合以味酸补水生木，伍以味酸以生火，再益以味甘以生木。

如有情志内因致病，系乎阴阳脏腑不和，叶天士谓治当“理偏就和，宜崇生气”。患者平素离愁郁结，气郁水亏，又逢冬温阳气不潜，至春令阳气勃然，致使机体肝阳内动，变化内风，游行扰络，阳气上冒，故清窍为蒙，状如中厥，肝风内扰，最易冲犯阳明。总之，此乃阳冒不潜，法当“和阳以就阴”。其具体用药思路，叶天士自道：“牡蛎体沉味咸，佐以白芍之酸，水生木也；地黄微苦，菊微辛，从火炒变为苦味，木生火也；益以甘草大枣之甘，充养阳明，火生土也。”^[5]药用咸酸苦甘，五味相生，以使肝阳得潜、肝体得以柔润，盖所谓“和阳以就阴”，则其风自熄，胃土得以培补而以御木犯。其用药虽言气味相生，但并未所有以此气味者均可如此运用。因其用牡蛎质重味咸可潜肝阳，白芍味酸微寒益阴和阳，两者本就是针对肝体不足、肝用太过之证。至于所炒制之地黄、菊花，原本一为甘苦微寒以滋水涵木，一为辛凉可轻泄肝风以平肝，

妙在炒制之后，其味变苦，以使气味之间有生生之功。

5 叶天士议用“药理”举隅

叶天士著述中医案虽多为简略，但亦有不少医案辨证论治思路颇为详细。首先明晰所依理论，着重记录主症要点，而后揭示所辨病机，最终指出治法药理等。如《临证指南医案·耳部》中记载“肾窍开耳，胆络脉亦附于耳。凡本虚失聪治在肾，邪干窍闭治在胆，乃定例也。今年已六旬，脉形细数，是皆肾阴久亏，肝阳内风上旋蒙窍，五行有声，多动真气火风，然非苦寒直降可效。填阴重镇，滋水制木，佐以咸味入阴，酸以和阳。药理当如是议。熟地黄、龟板、锁阳、牛膝、远志、茯神、磁石、秋石、山茱萸、五味子”。

此案下焦肾阴久亏，水不涵木，以致肝阳内风上旋蒙窍，耳窍失用。其乃本虚失聪，非邪干窍闭，故不可苦寒直降。当治以“填阴重镇，滋水制木，佐以咸味入阴，酸以和阳”。此乃阴阳二气致偏所病，不可偏寒偏热攻邪，治当理偏就和。“阴伤取药之味”，治用熟地黄味厚填阴，伍以龟板、磁石重镇潜降肝阳；用药贵乎生化克制之理，补虚益体须气味相生，故以锁阳、牛膝味咸补肾，合熟地黄以滋水涵木；远志、茯神以宁心安神；秋石味咸引药入阴，山茱萸、五味子味酸敛阴固液以和阳。叶天士谓“药理当如是议”，可知其治病变阴阳，并协调脏腑之间的五行生克制化，用药重视气味，亦参药物厚薄沉浮之用。

[参考文献]

- [1] 佚名. 内经[M]. 王洪图, 主编.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 [2] 黄英志. 叶天士医学全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 [3] 方药中, 许家松. 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讲解[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4: 531-535.
- [4] 章虚谷. 医门棒喝[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7: 66.

(责任编辑: 冯天保, 钟志敏)